

忆少萍烈士三二事

郭乌度 唐沙龢 郭基山 吴华杰 谢世杰等人回忆（庄燕北执笔）

除 奸

抗战时石码有个陈**，其父是石码有名的草药医生，陈**在鼓浪屿为日本人做事，是名恶迹昭著的汉奸，整天在日本人的鞍前马后颠颠跑，在厦门为日寇做了不少危害中国人的坏事，少萍决定择机打击这个汉奸的嚣张可耻行径，教训他和审讯他。终于，在一个冬天的夜晚，少萍带了郭乌度、唐沙龢三人伏在石码大港墘石路口，从这可以观察到各个方向的人来人往，因为有三个方向可以通向汉奸的回家路，这是最适于控制和最适于隐蔽的地方了。但这陈姓汉奸警觉性也很高，他坏事干尽，知道时时身处危险，每逢单身一人总如警犬般四处张望，那天，当他走近路口看到有人靠拢过来时，立即回头撒腿就往新街亭榕树尾方向跑，少萍立即随后紧追不舍，追到榕树尾时，夜色已浓，少萍拔枪朝汉奸开了两枪，但见他没入黑暗中脱逃了。唐沙龢他们追过来时对少萍说，“可惜没打中，让他跑了。”少萍哈哈大笑说，“只是吓吓他，警戒他！如果要打死他，要在厦门才有大作用”。此行动不久就传遍石码，议论纷纷扬扬，说的就是“土共枪毙汉奸”，甚至以讹传实，说是在厦门做汉奸的陈**被土共打死在榕树尾，被拖到九龙江丢下溪了。但从此那汉奸再不敢回家。这是龙溪人民抗战中的一个花絮。

借 枪

1944年前后，少萍在重庆被军统追捕，脱难潜逃回乡后，着手在紫泥岛大沙洲村举办了“华生农场”以作为掩护，依此成立了“江东抗日游击队”，当时武器只有少萍手中一把短枪，收集来的几把火药枪土枪。有一天下午，少萍带上吴华杰到海澄八斗村拜访

当地著名乡绅黄河东，黄是龙溪一带极有名气、实力的头面人物。在他们见面后，吴华杰回忆说，他在下厅厢房待茶等候，少萍与黄河东在上厅相对而坐，大约过近一个小时，黄河东送少萍到门口，相互执手而别，回家路上，少萍只对吴华杰说：黄姓还是挺明理的人，看他怎么做吧。隔天夜里，有小船直达大沙洲农场，船上有三、四个人随行，有人抬了一担白米，另一个抱着一个草席包的物件送到了华生农场的场部——一座炮楼里，来客没有停留，随即和小船一道返回。打开草席，里面是用油毡布包的两枝汉阳长枪。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，黄河东于公于私，还是支持抗日的。

探 路

少萍返厦后，立即回石码联系了当年他领导下的一些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人员，布置了组织人员准备配合解放军进攻厦门的船只运输工作。期间，他曾两次带领郭乌度、郭仁和、唐沙飞等几个人，从石码划船沿溪直到嵩屿，鼓浪屿。船边开边察看沿岸地形标记，沿途少萍讲述了解放战争的情势，讲到了对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立即挑起内战的悲愤心情，他说“天就要亮了！我们大家都会过上安稳、自由、人人吃得饱的日子”。那天他带这几个人在厦门上岸后，从海口往中山路走，路经镇邦路时，他手指角头一坐大厦，说，这座楼很快就是我们大家的了，再走一段路，又指一座楼说，这也将归我们所有！这几座楼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机构。

夜 校

在 1928 年前后，地下党已在石码农村开展农民运动，发动群众减租、抗税等活动，少萍就在榜山港仔尾社开办的夜校教农友们识字、唱歌，唱的是闽南语歌，还记得歌词有：

叮咚呛、叮咚呛、
歌啊农友大家唱，
世间田主剥田工，
田工冥日拖甲死，
厝内定定无米煮！

所唱内容是控诉地主对农友的剥削和压榨，号如大家起来为自己的生存权力做斗争。当时的农会运动日渐风声水起，每晚上港仔尾村头榕树边的庙前，就是少萍开课教大家识字唱歌的地方，有许多年轻人都会来学识字，听讲故事。